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何孟春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竊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兒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兒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書則愍於作勞夜則苶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饑不解纴唯季冬未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比舜李欽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二冬不畜桃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既賢比於日之餘時之餘益有不暇及予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雖鞅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際而性頗懶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謫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閒既粹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晷四體不勤此心難怨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閒夫子之爲學猶是閒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爲序起畢幸蓋極陽逢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柳燕泉服奇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三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案垢義有序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益於畜德終不能無愧也閒因私見并筆月益增單牘片削付案姊木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心竊感之令頑兒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所論著者并近日人間求請文字間亦一二存焉書本無序因命稍爲之序內篇卷之五事入君多及古今人品以歷代爲序外篇卷之六十六之十五事亦頗有倫以各自倫類爲序遂題爲餘冬序錄云歲戊子冬閒月極陽中旬交大雪畢幸節後之既望日柳江病夫在淮回調理處又書

餘冬序錄摘抄一　内篇

何孟春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截兩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衮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參與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楞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斆參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自領至齊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橫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

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袼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袼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絲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桑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六合帽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笑今之商賈結束衣服皆之其止用紬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帶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頒不許戴冠着褙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視伽藍神以竹筊十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視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予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證欲如有聞之何益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娠生一男大懼恐廢侍養乃焦炙之文帝勑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中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命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

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汝慶不忍君子義之況子孫乎臣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詭使不幸而不獲金欤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疾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氷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徹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擬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佗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榻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从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

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平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奠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大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蠡測海句益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正德初賊閹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名雨恭政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改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之瑾日不知書故事皆其所蘗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劍女官加刀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飲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年崩溥爲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盒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內監王振蠡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

食介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頼浮板半無从隨漂抵依部海中僅名巡海官軍收載入浙境事聞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遣東歸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心欲詔至通事二人送之仍勅彼國主稱其情事欽哉欽哉　天朝撫存遠夷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兵病曰爲將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獻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謀自爲耳安能學人米岳飛好野戰宗澤謂步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連川之姚存平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閒者服之法聚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減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从守以至屢敗朝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與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薛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製賊爲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有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詘其義詰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顓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詘服罪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弁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劉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嗚呼甚矣小樂初京中客寓民俗甚歲有坐重孫殴祖母徙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筋函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論厚爲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炎徼以媚　上邪厚往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憚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彦誠嘗爲之傳云

唐李乾祐未微初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婿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妻玄又妹郎宣道堂姨同堂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婭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議付羣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妹姊女婿姊妹堂外生雖亦外姻無服論不爲婚詔從之仍著於律令宋洪景盧隨筆姑舅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爲婚者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譬家所訟或已娶而見絕或既婚而後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壻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

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晉秦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訓唐之崔盧滑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姻爲重甚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己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施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枚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未世亦不得不然爾

朱子語録藴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非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周公謹堅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州與言吾儕當以詰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所用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見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宇深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閒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詰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謁百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南劍大守林積送張天師子嶽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益無論已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

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啟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陳樵（婺之東陽人）父患風歲久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國初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爲資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雜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徇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蕭何有小大之別記獨不云小臣蕭乎宋濂誌黃晟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獻欵曰君小臣而欵杜稷邪黃曰孱太史兄弟皆欵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危太樸（素黃晟士）嘗撫之金谿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太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欵是欵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欵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欵負以出爲獻欵曰君小臣而欵杜稷邪黃曰孱太史兄弟皆欵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遷舍治酒殷使家人歌舞爲歡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紿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欵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愧孱太史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爲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黃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士者觀之欵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爲翰

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洊閱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銀聲徹禁內詢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旨諭素至和憂懼疏辭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為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施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於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順菴記熊伯義言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或問虞文靖公　集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字惟明浙之象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紆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常謙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字彥良延溪人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溫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溫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竢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嘉宗戊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夫役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縷縈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不偶爲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爲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著年號而論之云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艷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阸困於供億往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衆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年不遽卒其經營展其政事又加之年壽歛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饌二孝子傳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衆憤重日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顧貲力弗任旦夕乞死煦耀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怪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爲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爲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爲之感涕欲録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確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爲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爲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鄰舍

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俟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各縣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豎圭事　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巖人華除年爲翰林修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類是於大倫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微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寅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縣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縣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賴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忍爲也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令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葬地也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奠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賞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既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峭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撻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乃悟登城頫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

帷間數匝亟逡櫬殿罪人弋弋就縛召公息劉奕
上追悼公效非罪忠弼自宜申恤與遂贈某監
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
歲時灑掃役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
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者千年
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等感公忠義
徙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又而益
彰如是哉公所遭謀逆者譖事狀爲胡藍二黨矣
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
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暇定以
胡爲罪以補舊禪之缺以決舊事狀之疑以儆他
日史家之攷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文臣廷訊
有所牽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其實玉
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
寄貝川書自敘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爲詹徽所
誤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倾險之徒與韓國之獄
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吾長也事在
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冤狀
程篁墩嘗載之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
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疎賤
言出而禍必隨然班立於大聖明之朝而無諫諍
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
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亂慮
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
南還避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
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
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
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鍾山詞
臣扈從於擬天亭給筆劄郎景賦詩鮑與翰林朱
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本其鐵冠道人俾
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
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
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録其言者
益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僉事屈仲勍奏之大方詞連屈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屈仲還官閭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屈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濤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特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爲對揭於途者云盧濤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爲之嘆焉此始聞屈仲事天眼地皮之對益有由來矣

胡知縣諱安者初任信陽調羣鹿未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撥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洋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柩嫁之前又能剪髮於塋姑之後雖劍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黃文獻公集）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榮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其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自縊於應天府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豬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大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爲胡不可今廣故吏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羣臣鄉黨朱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歿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上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於　聖論錄於解墓碣內載之墓碣又載解初被漢庶人薦出爲廣西參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弁下李今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謀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弁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冤又官其從子爲中書李雖緣舊臣故爲通政事出知建郡賢否仕塗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制作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眷最益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綰惡紱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幼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而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則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　上若曰何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質心金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敬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告辛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劍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瑺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歿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盜劦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劦其妻女哭之相繼劦戍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劦以罪妻女劦于夫非殺也令璟贖鍰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瘠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令遶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懽衙之地缺兩可移鎮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昨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問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絹千疋向見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槖資會有知府其犯贓千萬寅緣是婿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月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有詩稱蕭光守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禀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鵄存焉頂顙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臣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爲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嘗尊耶

劉東山公大夏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忘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文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已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爲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亦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綉卒于家時春爲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爲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綉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田廬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頒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適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受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疵之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熊綉之清實過於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熊綉之過乃清而過者也余何悠悠荅天竟之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欤遺孤孑然未成立今綉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爲具奏討塋祭葬請贈蔭錄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豈任感激哉生與熊綉鄰州僅嘗爲其官屬于其人品見

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祖所司無由當建臼耳臣近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史部主事周卿聰選大理寺評事許愷皆云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復若何臣竊恐彼幺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亟其門生僉事其子孫俱曾謁謚王事張鳳翔孔奇之卒其鄉人皆論恤其家俱家詔旨詩焉繡之賢無愧張戴彼二王事安能比擬臣用述日昧上言重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邮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補蔭讀書就行住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爲善獲報理無或遺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爲無補臣言雖近黨義所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熊瑞月米壹石至補蔭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莊簡云

幼聞吾邵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妾生一女無子嘗其申子家又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妒張病時謂申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成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申乃藏有張券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申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申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尚敢有其券耶說書飛若非者慮彼幼孤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王某掌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十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謀婿持其書訴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知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騾相雜騾性快力強騾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看馬尾覩稍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按鬢尾馬

挾毛落膺不無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肴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焉肉食者謀國乃有此華可笑可笑雞鶩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高宗朝有人上言聖節設雜劇太多只合殺豬羊大牲有適傳一龍虎大王兩個邊方以爲曜胡侍郎云不足處此有雞鶩御史足以當之）

都民養女率貨覩之稍麗點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求厚取價焉鵓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賤媒乎是以不諱累者益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倥傯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收而免困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劉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還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審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告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絞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瘞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鄉嘗爲喬侍郎妾高氏貞烈賦今聞竇氏事二人者出處正同豈易得哉姜棄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死纔兩月郎屢媒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愧於女婦多矣

偏橧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戲墜地拘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拏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潛遁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瘵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癭櫻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匆遽間倒竹爲銳鉆刺之癭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大刑之在人不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何孟春

巢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暴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鐵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豆腐鬧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鬧按傳異志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彼傷墮馬奴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專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客話成都潘炎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械兵至倉卒上樹藏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間藏卧中霄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名圖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殺之人故無恨矣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連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李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諭以欲正是書之意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爲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谷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亡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方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窮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又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癡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暗合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翰讀禮云二年者其降服父在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子得遂於其私事一者蓋不侔矣唐北狄謂子於母當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可占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吉喪之文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自以元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尚施於母子之間而臨哀家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如服矣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表也斷亦假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以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蕪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則爲高祖父母齊衰之數盡於五月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月等而平於高祖意其日月亦同是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平於高祖意其日月亦同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臨以二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遜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爲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況傳況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遼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況始則況以前武官之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特服下兩制堂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

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則吾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承所養承卒乃制暮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中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皆焉稽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極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擬乃事有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兼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鬲鬥之從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慶姨適劉瓛與叔慶母情愛甚篤叔慶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朝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玠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二年服竟叔慶猶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於家既祥州學官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員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詣謝計盛德仁明必加情貰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爲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而孰事二三鴻猷立之函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菜梓獲瞻霧露潤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異千里悟對其心實親而創痛砭割之餘意銷志餒待盡墓次惟日爲歲百骸憔悴尚何言平竊於執事交契不思其獲

諒于賢郡公盍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闔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魯有此舉致煩鄰州諸縣上友紛沓裘足門墻我慚愧春不得已倪俛酬荅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汙不致白汝之累而化物豈有毋之妙可爲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昔昧以蹈前罪府事甫畢權毀方深坐荒廬之基蓼宇孤嘯之宵塊有何問學更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邁大非昔比隋珠加磨堂之奇荊璞效琢雕之益而更假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筌蹄積歲已久今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止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已思縣補劍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朮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時文志希速化未邶斯異未殫斯炙今閣閣啾啾日坐癢令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濶遲鈍就當往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垂簾自精干帷獨得者於道理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聊之若排比書櫥令滿墨酰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闈捩諸賢應辭訪春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極知賢郡公暨執事輩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由衷語不是尚欺千萬體察爲我勁辭庶冤不得以千竿藍無求乎謝青幸甚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爲中貴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爲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爲義亦多矣爲極爲竟爲窕爲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庶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成式爲窮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窮窮

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遭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遭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寵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賓人貧士輒惲序金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言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爲蹙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饑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遭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孟以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氷齧檗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事通達民隱奉宣德意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耆不張蓋瞼不乘輿手撫瘡瘢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爲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說者亦

爲之窮且苦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江溫驛未昏見新月乃在天心（見陳剛中詩集）我　太宗末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鳴鑾戍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鄉北征錄）以此推之就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合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安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鄙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爲之以策牛人立處爲芒神相間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月干支爲其施設尤是可笑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爲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盖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己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間准分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間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二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二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與實難相演閒曆脚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累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梗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脩諱言雹遂稱梗雨彼士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綫流歲永有至凡旱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氷七年之事可爲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水電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城以察關陽和何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爰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一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盛哉

陳后山謂頴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稱爲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崖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斷而爲之居則耐久若逢立土即堋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運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頴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國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羣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絅之義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翳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徬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柏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爲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爲家法鮮奇偏傍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窯穴彌望鉛生山石間自昔居民裹糧於此鑿以入隨鑛脈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率日計直銀數星布直足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

故傍近惰農或遵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採連月不出則皮膚瘦黃腹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固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鉛者炒爲黃丹黃丹溶爲密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爲毒薰蒸多瘦黃旋致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門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幸得而甘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係君貞曾有疏戒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爲重致戒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召前塗山爲滁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璟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賄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璟有玉絲環直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何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絲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囅然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種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芻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楊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溪陳黑壞茶皆芳香以奠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楊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輟耶張舜民謫郴

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水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末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浮休泉永慶寺基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閟泉水春親斟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荆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郴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録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驗之問見弗信可也

蒸泉春別號也郴城之西南有蒸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入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卽噴沙石間寒冽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蒸者春蒸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緊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蒸去則否南天秋雨多蒸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楓密彦質謫郴時所居考郡志殆卽春所居之地折寓郴號葆光居士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爲汙觴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介之則昔人之所爲汙觴者其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剩於農也春獨有之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媿其力之弗能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諸知己各著文詩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餘冬序錄摘抄三　外篇

何孟春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爲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爲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臺階級兩邊足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過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焉其祀典無倍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皇駁有將以誰爲此則我祖宗禮制真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　聖祖因羣臣議獨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舊壇改以崖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壘石爲臺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先日大明祀日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夜明祀月次左曰星辰一壇以祀星辰按禮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日月星辰動有朝日夕月祭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前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祭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每歲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羣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自儀見諸司職掌）　太學士丘濬云廣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齊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豈即父母同牢之義而昔之議者乃以爲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廣夏祀帝之禮與時令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爲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

也義起亦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舍周從虞邦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分祭之說他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祡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言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袞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非郊議援此爲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無其名廣書之類周禮之禮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詩哉春秋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社稷之壝）州長祭祀州社（祭社稷也）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祭也）曰后土（后土者土地之神上者位親是也）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圜丘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南郊禮畢次北郊謂之伍供伍供畢以次上陵事見明堂高祖世祖廟祭芭書東漢祠南北郊並在正月郊祀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

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爲郊議配享之禮石珚奏宜從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者歟

洪武八年十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優不上於堂解優不敢當階就優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優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優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韡何劍優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太廟中凡有優行者應皆跣襪唐禮至正旦冬至羣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舄其燕會羣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祭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蓆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舄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讀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戊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竇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

城雨雲雷均之爲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風雨雲中若則是俗間祀雲神矣今與風師禱祈及禮當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宋元來有此祀矣其岳

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合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孟以嵩山爲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南北四海之祭孟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領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子無與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嶽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爲四鎮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於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山川之祀廣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楚祭雎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唐以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雜沈不獨嶽瀆也吳澄山嶽碑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嶽爲象山之宗偕又者嶽之宗而長人祠祭禮各不祠嶽者地祇其祭壇合祠衛五嶽四瀆總立廟曰拓拔氏始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東嶽之徧天下則肇於宋氏之中葉古者祭祝祀三公非以公爵爵之地唐先天開元間謂漢以來王赤諸侯位公之右於是封嶽祠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遂益嶽祠又尊之曰帝禮之可不可不暇計而使地祇借號阿天地所以起大贊之疵也陛廊之又增之又像之至元又加新號如東嶽曰大生之類鄧縣並如金宋時有廟以祭東嶽蓋古今祭嶽之由如此累朝嶽德之餘日年興禮之會必將追復二帝三王之盛盡革觀唐令宋之駁其於東嶽也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二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縣於其方嶽而不徧祠於鄧縣斯其嗚矣然此典豈所望於元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頒封爵或遷秩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

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畫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只澄江州城隍廟記云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蓋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大祭典莫事於天地然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大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社一國之土神也里社者一里之土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報陰水之所藏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丘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丘陵以爲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隍掘地則取土沒隍以擬川之險曰城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最焉防與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專於城隍以監冠敵以保人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辯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皆若此類也夫土神尚祭於壇壝而城隍祭於廟子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酳社以句龍氏而配尊德尊德尊之入祀性定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城隍居亦以捍禦配食者之禦試以祀天之禮論祭地之禮祭社神之壇而配以人鬱南郊之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壇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國江州城隍山川自然之險形勢之雄他郡莫倫配食之人相傳爲漢永和灌嬰鄧志昌高帝六年侯築溢口城即今江州地則後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亦皆侯配食皆以侯當定豫章州郡而然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祭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陛御座以待祭畢獻官回奏鮮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臣已預祭壇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諸神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

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占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今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蹏閭都鄣鎬以吳嶽爲西嶽鄉范拱以爲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睽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聽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爲一壇合祭焉壇上爵上方五丈天子方五丈諸侯半之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染之太社色純用黃以黃土五土以黃　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濶二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按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盒唐以來始然然周禮有軍社主車鄭玄註謂軍社之主以石爲之則亦非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

之臨祭奉太社神牌右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勺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於義爲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爲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載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周書作雜曰九州之名山大川五帝三王皆與食漢書郊祀志曰蓋聞天地之祠必於泰一后土泰一尊神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象地天神物之所饗是以天子親至焉）　國朝享祀先農躬藉田之禮自洪武八年始益於是祀后稷也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言如此益古制也今大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爲親廟者制已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爲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爲然自漢而下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合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

瀆也　上命春特祭除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大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器豈之爲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者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上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蓋從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僞與未僞也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爲聖朝告也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恭等八王妃國初禽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部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五典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

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益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神禮以爲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聖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益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后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嶽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禮製之　上以五嶽禮太繁令祭　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神實司之均其高卑惟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亮暴者必減其算故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察以體上天之命益壽星舊曾有祀餘四司肇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大宗伯以燔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

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神若嶽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卽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是禮部爲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爲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月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旣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儀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太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先祿寺祭中霤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

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楹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官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洪衍義補言嘗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儀其言有見今　太廟大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爲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其事遂止清

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爲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徽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　如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爲八佾代之于誰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立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十子夏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益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益不嘗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録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改廢之語矣未

闕典興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　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舉舉如此則懸直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楊雄宋元豈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爲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椎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爲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揚而授用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宣此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襲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襲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勳戚之胄襲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于國子監至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試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

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爲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爲文則既盛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

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冬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多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移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菜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以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宗族咸來宴會或當祭妻子上壽爲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爲樂哉始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上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餘冬序錄摘抄四　外篇

何孟春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上論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百有餘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時朔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擅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其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竣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翰林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記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承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士張宣等官翰林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書益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實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爲之者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乎儒臣重編廬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

數言爾實錄既出冊脩而明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義隱而滋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羅輦者之手足無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公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好吏不得容情賣法春竊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討論弗果就日未遑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官書相示而未及爲之序乃肉原習所刻者廣編爲恤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爲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奧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爲此書撫掌爲斯民幸而九峯自序顧口以資遐陬吏胥傳寫講讀之便此豈獨爲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爲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猶無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開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論一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隆遠傳虞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酌詳及工度眞爲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顧爲跋于後而歸之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愼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據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愼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愼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

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益亦有爲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先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春茲實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宜應靈契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顙證後名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正德庚辰春任巡撫南等處都御史時爲輸恤民患事照得當職性本兒故屬乞變山先生羣書鈔方內憶諸家書中方上有遺如宋陶學士大道先方可以禦阻饑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消疾滿二公皆自觀公効在當時予書文字亦復世而奉參焉者當職深感于衷既試良驗遂備他日所記鈔而刻之用傳所在同胞載廣前賢美意比奉簡命來至實携是帙自隨詢問疾苦之餘又知府州外遠夷耳去處俗尚鬼而疾不服藥地饒瘴而居鮮聊生家且仍多耆壯之人人且常多被毒之事重愴懷內則洪學士治蠱毒方亦在前二方次兇堅志載范帥道爲福州日嘗揭石以告人云人閩不可不知彼時雲南非宋版圖彼所言止此今日茲地其可不知此邪當職切惟政貴養民惠無小而宜忽功能及衆恩焉於之尚懶況仁人之言昔已著利博之用凡一命之士皆當存愛濟之心所讀前項滯來方鈔遠醫士民少克闕者仰雲南布按二司於案回司布政使司將發去羣方摘抄一冊翻印小書發各府司衛并轉發各屬倘門各一本俱令掌印官收掌時常解論左右傳與士著客行軍民知會仍各備行守巡各道通行所屬即查本院近行查理羅殺以省科派餘銀支買所用藥材如大道先方藥抵留以備非常如聖散子方藥須積以防不時如治蠱毒甲方藥惟視其地有無以爲其事緩急卽此可知是何地方何方藥材應合多寡加減數目發付各該衙門候有告施之人及應廣施之時令醫按方如法修製給散醫治若是疫癘盛行饑饉填咽村落街坊所在皆是聽於故壯開庄次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士人等凡平日爲鄉里所信服者禮貶到官論以上帝好生之德朝廷仁民之政士君子積善積報之理俾將方藥領去日逕隨便給散不必專制所有蠱毒等項但聽告領一體治療事完回報有功効者量加獎勵若是竭官囤而指此科斂民財承委人等又不體心騙索財物及或奏越相視溝壑則仰又或沃溪愛爲廷闕羣陰濫於芹琳以致聲事滋生浮言阻格次既行同非顙吾章法後擱私不然天日鑒臨終受冤神誅極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跋者乃昌蒲瞿盧折娜牛黃婆鼻力迦苜蓿莫訶婆伽婁香末擦瞰羅雄黃尸利灑合昏樹因達羅唱悉咤白及蘭莫迦苾芻苾獺枸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唵者桂皮日萃咤香附子惡揭嚕沉香梅檀娜揭檀多揭羅零陵香索羅者丁子茶矩摩鬱金揭羅婆婆律膏柰剌柁葦香鳽路戰娜竹黃蘇泣迷羅細豆寇苦彌咤丹松鉢怛囉藿香嗢尸羅茅根香薩利殺破芥子葉婆你馬芹那伽鷄薩羅龍華須薩折羅婆白膠矩琵他乃青木也春使陝西那御史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管榛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謁余苦彌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其乞公適惠陳物耳

余曰苦彌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無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卽配鹽幽菽之問慚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舊傳張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窯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爲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窯變益數十窯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窯官見則必毀之窯變寶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爲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毀之甚難小者藏去齎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美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瓚者以供富室私玩奚以變爲哉願質于司甕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在沈氏貯火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憂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

人之所吏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何如曰曰寧馨寧音
曰甚麼曰虹曰蠻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薄
相之類証見於緣志音音又如謂此曰箇裏箇音如格
謂甚曰咸煞謂蓋愧曰惡模樣模音如莫謂醜惡
曰潑賴如字問多少曰幾許音如虎皆有古意至於
音之訛則有以二字為一字如世為埔男男為婦之類韻之訛
以上聲為去聲去聲為上聲如相如馬之類則以支入魚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只音也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
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
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賢國寶等字以為名
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
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
之與下稱書寄書答畢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
尊長與畢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四君臣
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號悉令更之
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何子嘗夜苦多憂憂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
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憂也
憂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憂耳乃合
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
必曰此何為者豈非憂也以是而醒或憂得大可
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憂所遇以是而
醒憂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
是非佳憂何必久之以是而醒憂歷異境參會古
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憂乃爾安得長會
以是而醒憂有所與必曰憂與人物胡損於余有
所受必曰受所憂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憂飲食
際必曰我饑固宜憂食緣渴憂飲以是而醒夢飛
與墜疾走動心必曰憂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
醒至乃死生入憂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
神識相擾攻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憂類所
聞舊占憂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
而醒何予引枕一刻之間益幾憂焉憂而竟其始
末不自以為憂而亟醒者一夜數十憂之間才一
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予晝而歎
曰吾殆有憂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憂乎吾聞至
人無憂愚人亦無憂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

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憂譬處世吾晝不知處世之爲憂而夜憂中乃獨知憂爲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憂而數醒惟其知憂也知憂則不惑於憂不惑於憂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無憂先生而知憂也移憂中之所以知憂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憂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憂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憂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憂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憂也是非知憂也是則憂之疾也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嗜百計薰逐不能成寐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而彼此懸異者春儛貸移徙此地多矣巷陌瑣碎不足僂數顧學士謂春曰此異豈獨京城吾鄉淞江其方蚊多某方蚊少某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絶無一蚊群人暑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然則古人嘗怪之矣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鮓餉余一笥千頭曰此吾鄉滇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户録云恩州出鱉毛腿其細如蝦虫豈此類耶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樹爲貴其爲樹四時無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栢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栝在土與石柳敵此樹之所以爲貴也樹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苦土人取爲果實謂小實者爲圓珠樹大者苦珠樹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經前山其木多荆（諸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難腐蕈豈即此樹耶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饗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股益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春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詢之饗羊可與及牛對葉謂地接西蕃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神木厰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騰物也其

最巨有樟扁頭者樟木其頭扁蓋當時穿之以施風者特以樟扁耳今惟此最鉅中不惟此最鉅中
呼二人者必觀其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霪芘不時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顆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顆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

春按魯西墅祭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千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焉然則殿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刋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爲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百工顧視讙譁踴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益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蘖而拱把連抱不可勝於斧斤仆於風雨克歷千數百年以待大用於盛世神之所以衛閟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詔求而冥冥測哉韓退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運應期棟明堂梁法宮嶽降之神信非偶爾而邈然之數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風雨不獲于材顯者吾無論已幸見採於上稱神木如樟扁頭者宜大矣而又不免置諸散地有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爲人材一太息耶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賈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辛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置埋懷村喜曰檜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參議玹與都司同姓其征猺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州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春族兄指揮銓舊爲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覡競能況生名家不宜爲宮尊不宜爲兄固無所利也何爲爲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

於此不自禁也而能已歲早起群疾庶幾所謂濟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衣冠中之所爲者邪

東軒筆録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邪春聞今閩中九鯉廟問蓍多奇驗然始皆不可曉事後乃悟抑何用蓍爲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忝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禾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名跋曰熊於字能火群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六爾不意其亦驗也

春按洛陽閒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而訟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已田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廣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廣廷璽廣謂此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廣倡民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廣所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爲九貞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廣來爲守明年訪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日夏居安樂窩者在此於是爲先生祠未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也抑實有而鄭特諱不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明暗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益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暇究會記一談星而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髭髯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髭而寡髯者主富且壽春掀髯曰指大乃復有此拘命口上毛子勿言黔雷戲余余徐驗焉

遘瑾時人才無論矣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除會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奔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歟張詠在蜀嘗云只一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胎患地方朝廷每下撫恤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酷拘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分地不猙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一友人不得志力訐云罵聲成風誰忍扇此群怒洋誘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隅今人不汝卹吁閭閻兮汝徒自苦眼昏多淚盍內流以潤腹齒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爲求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數分不能一切知之是故屬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場而占其行於選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科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取其一于前列稱魁元選任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輦諫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乃一考牌册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日轉送御史核焉亦書其最日然後以歸吏部稽其治狀爲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則進士之選與爲魁元擢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自表見者邪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稍停自熟若公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人已別眼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

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好孰貪孰諂孰讒孰爲蔽賢孰爲素飡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冶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缺八字）官成伊邁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曹去奸去貪去諂去讒不蔽賢不素飡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皆於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趦趄囁嚅嫵媚嫉戾集其平生以致高位客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費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官得使用如傭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爲送迓餞宴過往官員支費呂居仁官箴云當官取傭錢般家錢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人者朱子作郡亦當用來只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爲之例不至如他人並緣爲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所爲宰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爲厚薄其問胥吏向時直是如此於是立爲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觀之庫積不爲不多豈即今問刑取贖物耶抑均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有被知州瞞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額容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問刑取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醒覺掌印相承瞞者不爲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行移府州縣所謂動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此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爲者乃可致之郡縣衙比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公差人役無動官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斂雇夫雇馬買辦下程種種出備衙

要道路日費不可言國禁雖存人情難祀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耤朱扒帶納後周世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法當罷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爲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紹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而在饒者乞宋未始除事載馬端臨臨川記可考雖然此事在宋特故屬南唐諸郡地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朝班户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户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出折銀錢户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於是朱子嘗言鄉有閥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閥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户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户雖上上户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户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户者有在彼下上户而可當此上中户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閥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縣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達復議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匠便之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衙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

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衙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竹苐奸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豐城典史馬堅言今置勘合爲券印以字爲號次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得苐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而其事反害及於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曠也今日之事亦顧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其詳其制竊議唐時諸司因官置印央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貴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指揮使并一道家印胥吏得錢方給是知當時縣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者蓋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奸者亦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貳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事僉事分巡有分巡印於本道本司印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一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餘冬序錄摘抄五 外篇

何孟春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道册足徵也二代以降漢唐宋爲達治體而漢木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聞有顯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徧置學舍無遐僻官爲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蓋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而楫之以邇古之帝王之所爲治文治之盛不俟積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今其不既　重矣乎今之士者柰何舉卑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當事者不知學官之任爲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爲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法近民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出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剡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耆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爲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俟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嗟夫閭閻啾啾士遊黌舍中孰不以得雋科舉爲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眞宗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今樞密院定例施行益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貴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手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賜錄）宋初遠郡小官致罷多苦役策扶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離任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安史）益邮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川廣通丹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舉人雲南又獨以遠驛給脚力佗處雖不然而鄉貢點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宋不中復回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爲盛北人魯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益止於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二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扳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賚上間燕之頃駕親臨問時舉群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爲多得人今考求之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雖侍郎蕭（鎡）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人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榮在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爲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夫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爲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論人豈其壽考祿秩爲豐歉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目

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鷹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其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爲事見李文達天順日錄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顯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爲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爲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爲言復仍其舊我朝改勝國萬户爲指揮使次之爲同知爲僉事皆武臣之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揮革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無一不在其所當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爲一司尉不免雜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愚也春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顯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蘄而爲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户不輕畀非從征而犯事者至于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

以下及鎮撫千百户之亡故者官爲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沒者全支遷徙守禦出征升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調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調全城歸順陞職者有備江上朝見并招船據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選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畧試而得實授承襲徃徃有之雖然此猶我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胥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册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爲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者徃徃捐俸預貸於人比關給時升勺皆入物也本衛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侯門而仰面馬冠屨倒置無人爲赦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寫人俸糧以營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偶俱然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臨安宰到任揭榜民户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利以恤羣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手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遞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户放債惜乎當時無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眞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棰鞫二十年以非法凌雪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專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爲一司今謂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重情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擅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問厥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二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眞情若有寃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爲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參語者乎嗚呼

事由勢爲緩急以機爲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爲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郴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爲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興寧隨犯吾郴已已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遍遭蹂躪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豺狼成群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兵爲之奔命前僵後仆甲生血鱗胃養瘡蝕寒暑暴露曠日逾時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喪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塵滔天干消流撲燎原于星燭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過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莫聲茂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昏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疇曩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五當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人茲可安於無事而日疇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坤衛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與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戰常以皮盆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副鵠若等射者十七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為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熒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衆之中故謂為將搏必居其形而唐李成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詬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千震天雷若狀如合椀頂一孔俾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燒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皆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弘治十一年令大司馬收拾到京欲造不果）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兩銃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鐵鉤鉤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竪車近身為繩袋袋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防衝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者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小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脩及司農司官上言其處地荒無宜詔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屯軍遠者亦移近城各上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

教馬餘處悉合開耕殺之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户部各省設布政參政等官於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壠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册回奏遺者全家發遣充軍茲益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者也

宋程珌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榷禁嚴有種林者官不覆畝而籍民以爲病珌言於鄉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稅益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襄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後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爲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爲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搽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如宋蔡襄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後其户五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久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爲符契以絕奸僞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箸藏十等往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今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不籍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鹽於是有禁榷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元魏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惟於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縗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餘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益劉晏規畫之力妄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摧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乾道間葉衡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　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倫東南煮井煮鹵種類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閫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務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

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浦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敝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然必少爲之所乃適既加注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最額數不廣重有賣爲之弊二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約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囤箄益饒邊儲充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舟馬又命兵部造使攜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勿豈之費不輕故賞命兵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請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私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干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册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

民問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枷爲民有稱白蓮會實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廬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論禮部將洪武年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元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自淨身入軍民各還原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通發原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當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爲宦官敗亂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

行兩中　上見伯貴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當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官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舊制官給米九十中書議今既爲官宜量給之）　上曰內使輩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官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本衙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鬬毆先鬬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恐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賓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爲所制由其爲左右親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

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省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揣捏交禒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九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爲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輩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何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達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有之宋人記王荊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曰昔禁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得肩輿唐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稽失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嘗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杌隨餘持交床在外訶府州縣大小官並有欽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馬亦

不得持床杌不然以違制論士夫老病聞退去京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繖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用單簷絹繖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繖然皆非制前時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錄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與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户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故人稱東五部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後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九所相比顓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成車駕嘗幸焉有諭刑官之勑奬戒備至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藩省之職實長守宰所以衡鑒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爲責寒饑而食衣疾苦而撫卹頑梗而道之化寃抑而伸雪凡爲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計視出納盈縮之數爲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傷而水旱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兄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諺天下信之地益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聚吏蠹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絲紛徭役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弛焉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奇贏而民

户已先彫憊職銜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

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乎走魑驅蠻人不聊生山林盜賊緣此嘯集徼塞蠻夷亦乘間竊發野殺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益必有通才碩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縣庶乎其所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卒之屯戍所在困廋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益不獨區區財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閩粤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良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臣始又不可以俗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璨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休戚繫之是故爲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內地爲郡若縣天下視爲根本朝廷倚爲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貽民極之害是故爲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郡守録名御屏近地稱四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曰監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下有諸縣　之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重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粤改梁曰益始領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固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至遠純夷不可

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司宋之特磨道處儂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朝疆宇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流官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益欲內地視之圄斯民於同仁中也然則爲天子命吏以正員涖茲土可外而弗教耶而數十年未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德己卯春叨都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缺不聞其府士民事擾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户曉興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會春替還此願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秩廣南知府來問予其有酬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屬貴竹土官弗靖坐陰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已往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矧今士民復異於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今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萬户而爲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凡諸曹掾吏事丞舉得署之然有習習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爲專縣大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丞之設不徒然也領焉者專倅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壯欵者專捕邏員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況其正員而專以佐縣者乎

令之貳爲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事也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户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我朝縣無大小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裁減而簿不可無也操刀尺擾準繩以勾稽以糾違督賦定徭追呰詰盜皆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抑屈之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餘冬序錄摘抄六 外篇

何孟春

古者禮以爲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典樂任人雖二爲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途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視詰姦慝刑暴亂之爲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爲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暌乎其視爲二也書曰朴作教刑刑期于無刑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視齊之以禮者幼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故聖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寇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稱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而府州衛縣學規制之興廢條格之宣布生徒升貢之考試行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旌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顧公自爲監察御史被選擢大理左少卿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專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爲此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儻爲於法司矣而今日欲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繁厥地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比惟漕運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繫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用

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較左右都御史赴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龍虺蜴虎豹宅蠻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特偏有所重爾國家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徼凡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施予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師視河漕譬諸人視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爲重而急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軍十二萬七千八百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百臣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諳練於歷試深且久焉其人如何辦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爲監司者秩無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或留撫于外得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顧人情恒喜脫勞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慮故官尊於監司者恒喜內南京亦內也欲簡逸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爲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急衝大臣之任移自南厝諸北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厭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盛屬衆莫或顓立制設堂官領之益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曩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

備畜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譬扞天下延綏
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
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益如此而可輕授其人
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
足當闖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
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
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
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
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目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惟史
稱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
當白羊樓煩敗匈奴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鉅虛唐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
厥默啜雄爭之際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
三城訖就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爾邊絕
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攄于拓拔
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邊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
昊競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
於鬼狄極儳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
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
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
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
我供億衆見角持聳今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
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
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戍虜於外而茲地今日
虜乃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
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爲之所也此舍謀
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
爲斯言罔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益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
論其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御理刑必再經考
乃得有初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
亦必再經考乃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
節而使事竣復命退就位所司勿請以爲常至御
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爲舉奏有旨乃入道始事
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惟計真授歲月若

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肅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鱗非所避當糾必糾輿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癉濁激清揚惟吾力所得為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錯節順風大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所樂聞者其為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締怨侘來譖忌罹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撄而當道鮮輿主堂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為而為之有餘力其孰怨侘譖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周子開民所欲自盡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為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常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為名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為御史府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槩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改御史臺為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即於事無所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得為之消弭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清理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

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餘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衆君其眞若人乎監察唐有裏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易眞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卽眞眞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祿太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徙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脩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肅政大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糾督察舉之職故始剪荆棘即議立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之政乂釐奸宄之萌不興盖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下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人行天下盖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我朝取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猶峒蠻寨時突動及境內朝廷虞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于老成有風力者盖其地入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爲最嶮遠則嚴命而來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嶮遠地蠻夷若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悠悠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淇

武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得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猺蠻寨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月策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余自老病歸臥州閭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謁墓畢有事都統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遠禮春曰諾遞于二月二十又一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岬白鷺岡九厂廟龍渡之山而掃奠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胙歸州之餘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未亂從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次宜識吾與其栗木山子孫也其其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爲一户在偏橋衛者不啻此其其邏岬白鷺岡之子孫分户紙鋪分户塘頭其九厂子孫其其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里分户以十數有泝江西之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在而他户之人吾亦不能盡識也偏橋自指揮暨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干有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之何漢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由朝散大夫知郴軍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塋地祠所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郎二子仕良贛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厂巨塚三其所塋也吾譜可溯者諱如盛爲一世祖其塋白鷺岡紙鋪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吏三世諱俊伯俱塋近仙岡地名猫穴四世諱奇甫塋邏岬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萬十九公諱德翁塋社壇吾大塘坊同户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諱仁海塋仙岡爲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也七世福十三公吾曾祖塋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知府君也老人曰邏岬而上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

葵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爲率公一切拒不許而鄰鄉長樂曹國林者衆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爲身累乃盡出其貲与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滅而永寧士著獨完公之德居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泗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萬十九公既歸葬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鍾耳公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處草藥療諸腫毒瘴癘疾人來問卜求治療輒齎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鍾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蔬酒供神邀鄉族人同飲啜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戊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戍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一福十公繼義纔九歲留公側翁孫纍然賴鄉族人餉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兆當塋之日舉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諸少年因就宻焉比歸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還先所營地諸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喪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此均之權厝徒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畚代歸携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爲遷塋計樹木開除地顯朗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吉則吉矣抑此地美甚塋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塋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墓之子孫據地理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十五公戊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戊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户孫銓陞指揮銓叔瀾自衛學貢爲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太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代積世游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也吾都紘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爲後之子孫而吾不知其爲

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祖絰君子世澤下不逮昆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爲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近祖之人爲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而見其立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於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視者此其地也凡爲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人之事而天實爲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胤祚盛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免壽而鎮撫賢合州府君皆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向昌熾彼蒼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爲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居先風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爲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才弗堪於所授將物議終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聞大橫于龜告靦昌運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收拭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肝心而難報攄淵冰於非分累荐足而益危臣昌敢冒承重貽顛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缺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林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飡之責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軺風帆去離故鄉遠遂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忘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録紀之而千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評大禮以吏侍調南工舟中偶觀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奚以喜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已愠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華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胷中爲喜愠何也春撫之悵然于前此萬里鞭所指及在舟録大都出使事而間關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榮也持節佩符旌旗夾道蕃登鹿軒膺坐龍門其艱難也豺虎叢中鯨鯢波上寸蹄支落尼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玩者塵土矣其足追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評時諸君有被謫者有謫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廢任用獨承汪濊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生中所值目前事假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書時是月日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此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內奏爲愚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疎性資愚戇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方叨於任使大馬豈能必報涓埃惟頗少稗荷乾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無才循録以備員居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事一衙者四任何幸優閒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修身貴復於不遠大易者爲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息得歌詠於太平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

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見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麗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憮然久之保齋集序云某奉　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前輩言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刋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眞眞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躭對碁酒春不善碁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碁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圖碁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子矣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游六藝者所當知

老杜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麙麢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擬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犾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骨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汲擬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瓚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實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曰巖太宰所書爲是也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不隕穫而充詘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眞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娩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一宜去二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屬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都督馬公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與訛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今陶序焉字上已戚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戚四字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

當誰此還有眞意集作帙人當解其表集作意表日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趨故林集作趨林嘯倣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集作奇姿遣已涼非逃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趣於古字通用奇姿爲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可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辨第賞其筆精可也

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憊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眞飲酒之作也乎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憂與故人別或有以李于江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席已遮山遮一作又作離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沉哦久之白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誚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益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誚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駟堅策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橫益甚益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瑯有玉縧環值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縧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囅然

姑蘇毛都憲珵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浴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益事之不爲虐者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郎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愠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逐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爲蚍蜉則善矣故書而藏之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冷不教清夢着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憩蕃憂間爲春言之以爲詩識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慶上題憂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作一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憂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丁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憂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有郎憂筆之兆益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既而曰賢閨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樓外皷三推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嚮刺文章無怪不歲甚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作筮龜春閨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眞太白耶太白

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葬當日爲其所徼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
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
養貞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
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語因
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宇翁欣然爲
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
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閏月而翁棄諸
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
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
去其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
首可作幢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復
以啓翁子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云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
九斿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聖書相爲戒諭

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
巳丑其日丁亥夕端在兩大星如丸九斿之旁有
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譽太史數奏百辟嵩呼
賀祥慶壽皇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穹祇歸功祖
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數句
善寫聖君之心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
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
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棄金貯食餉我
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
閒身學道而今祇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
主更誰賓子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
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闋中一首曰此身生意
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
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亹差了了既覺遂不
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爲笑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霑官醞想遺
羹傳聲自顧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憶夜深
芸閣夢渡江瀟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羹皆思
親事綵與朝衣相應羹與官醞相應方不偏枯崔
玄暐母謂兒子宣游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
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
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

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暗消閒歲月久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兩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篁墩之誨其家人如此卧病吾無議若緣羹之云稍知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

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柄詩話邪

同官某鄉延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嗟心雖能畫面先差憂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痒靴難爬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益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劒以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芥隨風颺瑤樓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一氣絶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不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靈驚倒星斗散亂飛群鴉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功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千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搓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瑶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磊砢誰磨礲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邂逅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諦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頹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劒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

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仝爲其纂字并訓坐中張炳會識劉苞事以爲仝之爲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尤陋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東坡他日爲歸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益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謂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又粹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跡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景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者也詩跌蕩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語亦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纂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果有仙能又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漲慌惚事以春所聞諸紀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白公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於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爲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撰者　何孟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E九八八